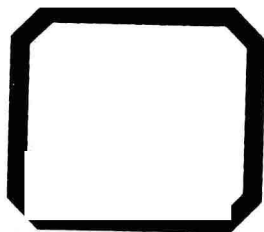




“人类思维”与 苏联当代文学

韩捷进·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学校科研项目



韩捷进·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思维”与苏联当代文学/韩捷进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6

ISBN 978 - 7 - 216 - 05094 - 4

I. 人…

II. 韩…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苏联

IV. 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5434 号

“人类思维”与苏联当代文学

韩捷进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海口景达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9.25

开本:889毫米×1194毫米 1/32

插页:2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6 千字

印数:1 - 1 000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094 - 4

定价:18.6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代序：作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

在对待世界与人生的各种思考探索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艺术家，一种文学艺术家在艺术中营造一个精美绝伦的宫殿，可自己却不居守于其中，这个宫殿不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更不是人们栖息的生命家园。另一种文学艺术家的一切劳作都是为了解脱人们生存的困惑，这类艺术家始终关注、寻找并试图破译人类生命家园的密码，探索一切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他们也意识到文学艺术不是万能的，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文学艺术能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感染魅力，具有一种无可比拟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与效果。这类文学艺术家自觉背负着文学艺术创作的使命与责任。

在 20 世纪末期的文坛，许多国家的文学处于不景气的境况，作家缺乏文学艺术创作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感的现象较为普遍。20 世纪下半期，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骤然涌起，后现代主义改变了现代主义对待生活的某种人生态度和气质，藐视生活的深度和艺术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作家对社会似乎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与意义，他们对文学的启迪和社会功效持轻视态度，作家们已经不去描绘社会是这样或是那

样，而是虔诚地营造了一座非理性的艺术大厦，以一种实验兴趣进行艺术创作，他们的作品几乎成了浮躁不安情绪的宣泄，是一幅混乱、荒诞、光怪陆离的世界。后现代主义者们甚至宣称：上帝死了，文学死了，审美也滚它的蛋吧。这种文学会使读者在虚幻形式的观赏中逃避现实，逃避责任，模糊对生活艰难性的认识。后现代主义文学对当代世界文坛的影响引人注目。20世纪末期，日本文学一直处于低潮，纯文学作品孤芳自赏，几乎无人问津，有的杂志社难以维持生计，不得不关门大吉。日本纯文学第一大奖——芥川奖也因评不出合乎要求的作品而多次出现空缺。日本文学界许多人士对此忧心忡忡，惊呼“日本文学面临危机”、“衣食足而忘文学”等等。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求阻止“日本文学的衰退”的有效办法，但是都未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他们期待日本的“文艺复兴”，使日本文学从沉闷、不景气状态中挣脱出来。此时，德国文学也处境维艰，困扰了它至少十余年之久的衰败和麻木的文坛状况没有消逝的迹象，德国的文学批评同样正挨着十分不幸的时光。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在20世纪末曾宣称联邦德国文学已经衰亡，这在文坛竟未能引起任何异议，这似乎正好有力地说明了它的危机。中国新时期文坛曾经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轰动一时，给中国文学注入清新的活力，但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日渐削减，文学的使命意识淡化。20世纪90年代尽管出现了以现实生活中的最新事物为题材的作品，但未能赢得80年代同类题材作品所获得过的那份殊荣，而且还无法与人们对现实生活这些同类事物的关注和狂热相比。更令人忧虑的是，有些作家急功近利，文学创作中浮躁、浮华、浮浅的现象严



重，使文学变得平庸。人们悲哀地感到文学失去了七八十年代时的轰动效应，哀叹文学陷入“低谷”、“危机”，并且在探寻摆脱危机。

迷惘、疲惫困扰着 20 世纪末的世界文坛。但却有不少人耻于论及“文学的使命与责任”，还有相当部分的文学家对此反感厌恶至极，文坛这一怪状十分令人忧虑。20 世纪末文学使命感与责任意识削减的主要表现为：一些作家缺乏应有的良知和责任感，把污秽不堪的有害的作品塞给读者；一些作家自我表现与表现自我缺乏节制，艺术的神圣使命被忽视或被轻视；一些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苍白无力，对许多社会新现象失去价值评判标准，这种缺乏社会价值取向的作品造成读者精神上的迷惘；文坛由最初可喜的创新转向追求怪诞，由审美追求转向唯美雕琢、自筑“象牙之塔”。这种远离社会远离人民的艺术取向当然难以和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审美取向相沟通，因此，文学作品遭到读者运用市场供求规律淘汰的悲剧命运。纯文学刊物和书籍读者越来越少，发行和销售量急剧下降，有人称此为“世纪末文坛静悄悄”。与纯文学的备受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畅销书形成一股冲击波，震荡着整个 20 世纪末的图书市场，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面对此情此景，有的文学家在“沙龙”小圈子自艾自怨，有的怨天尤人，归罪于商品经济冲击波。但此非客观与清醒的认识，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金钱统治一切”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仍然出现过灿若群星的把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奉献给人类的伟大名字。显然，20 世纪世界文坛的沉寂、冷落、迷惘、疲惫，追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作家缺乏文学的神圣使命感与责任意识。

文学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要求作家应以自己的创作



表现现代社会生活，或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深刻思考。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它必然责无旁贷地承担社会变革、民族振兴、人类发展的使命。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多次论述到文学的使命是描写社会，“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文学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还要求文学应该负起启迪人、陶冶人、教育人之重任，作家在描写生活塑造人物时要提供一种隐晦的价值评判或价值暗示。作家应该如同鲁迅所说“是国民精神所发光的人，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文学家如果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神圣感消失，“精神家园”败落，这对一个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轻则疲惫、消沉，重则沉沦、颓废。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社会责任意识消失，在世界文坛必然会遭到被冷落的悲剧命运。鲁迅、郭沫若等中国现代作家为人民所尊崇，首先在于他们以振兴民族、拯救社会为己任，把创作与时代、与人民的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力图通过文学把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展现给读者，无论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大声《呐喊》，或是郭沫若《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的狂飙突击，还是郁达夫《沉沦》的苦闷和愤世嫉俗、狂放不羁的叛逆精神，都充分显示了五四时期作家的文学观念深受时代精神感召的社会属性，表现了作家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将个人的文学才能的发挥与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体现完美地结合起来，赋予文学以真正的生命力，五四文学先驱者成功地树起了一面社会责任的文学旗帜。列夫·托尔斯泰成为世界大文豪，也



缘于他对俄国民族与社会艰苦的思考和紧张的探索；巴尔扎克成为世界文学巨匠，是因为他以自己众多的小说反映了法国整整一个时代。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 20 世纪的西方社会引起强烈的轰动，是因为他第一次深刻地触及了西方现代社会普遍的现象：人的异化问题。美国作家海明威能够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缘于他对人类坚毅性格与不屈精神的形象生动的深刻揭示。作家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意识，这是文学获得崇高深刻的必由之路。当然，这些作家的作品表现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审美艺术应该是统一的。

20 世纪末世界文坛的迷惘、疲惫或许是文学走向新生的阵痛，是构成 20 世纪文学走向 21 世纪文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每当处于一个历史变革动荡时期，进步与落后、希望与失望、光明与黑暗总是拥挤地聚集着。19 世纪末，中国历史血泪斑斑，现实千疮百孔，文学暮气沉沉，时代使命召唤出一批革命文学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时期的革命先驱者，从思想启蒙和社会革命出发，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宣传教育感召力量，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取向。李大钊认为，衰世之时，“文人于此，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文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也。”以改革社会半封建、半殖民性质与民族屈辱地位为宗旨的五四文学，肩负着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五四文学思潮拯救了 19 世纪末衰落的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走向未来、走向人与文学全面解放的崭新时代。19 世纪末，在法、英、美等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而无力反抗，对现实感到幻灭，对前途丧失信心，从而产生了苦闷、彷徨、悲观颓废的思想情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高峰期已经成为历史，失去了主潮的地



位，文学进入了历史转型期。一些在 19 世纪末期就享有文名的资产阶级作家，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一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不懈地揭露、批判，另一方面以对人类前途的深切忧虑和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进行艰苦的思想探索与艺术探索，如英国著名戏剧家肖伯纳、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罗曼·罗兰，这些作家的创作使现实主义文学虽然已失去在欧美各国统治地位而仍顽强地发展着。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文学自觉地担负起拯救人类改变社会现状的重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现实，表现了如火如荼的革命与建设活动，展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崭新的文学姿态呈现于世界文坛。也在此时，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开始崛起，西方现代派虽然重视对人的内心世界深层挖掘，注意艺术手法的广泛实验，但仍深刻而广泛地反映现代西方社会矛盾。《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这个荒诞剧提供了一个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讲的垄断资本主义更形象、更生动的事例。《变形记》使人获得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性及后果的认识。《万能机器人》让人体验到现代西方人在畸形发达的物质文明压迫下的痛苦心境。资产阶级批判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西方现代派共同改变了 19 世纪末欧美文学衰败的境况，从而形成了世纪之交三足鼎立的文学格局。文学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文学在任何时期绝不能摆脱自身的社会性，作家必须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辉煌的文学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当 20 世纪末许多国家文学陷于低谷之时，苏联文坛却令人刮目相看，在世界文坛呈现出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从 20 世纪下半期开始，涌现出一批具有强烈的人类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作家，这些作家执着于文学的神圣事



业，追念并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先辈的优秀传统，自觉背负起文学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许多作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他们总是期望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对社会、对人类产生积极深刻的影响。强烈的人类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意识，使他们对人类世界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有一根特殊的神经，能够敏锐地感受天下细微的变化与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先天下之忧而忧，于是，他们深怀人类忧患意识，描写人的命运和地球的命运，关注人的精神与情感，呼唤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人的精神价值贬值的事实触目惊心：崇高理想信念丧失；愈益膨胀的消费主义心理严重；社会伦理风尚沦丧；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肆意破坏；核战争灾难的严重威胁，等等。在这一切当中，苏联作家清醒地意识到人类最大的危险是人的精神道德的沦丧。他们善于从人类生存的困境出发，叙写人类的种种悲剧，对人类进行一种有力的自我叩问，唤起人们对生存状况的思考，他们的作品饱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充满了永恒的道德价值，表现了作家对社会现状和人类未来的关怀，对昭示真理这一理性责任的自觉承载。强烈的人类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意识，使苏联作家的作品既充满了人类的忧患意识，又具有理性的光辉。在他们看来，伟大的真正的文学首先是伟大的哲学，是关于人类存在最根本问题的伟大思想的追问。理性成为他们作品的支柱、文学的烛光，他们扬起理性精神的旗帜，从理性中获取价值和光芒，哲理性是20世纪下半期苏联文学的突出特征。在他们的作品中，注重表现人的精神的永恒，主要人物形象常常成为作家高尚精神道德捍卫的表现者、哲理思考的承载体，他们笔下人物身



上表现出的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意识，那种普遍的道德力量与人道精神，具有永恒的意义。对人类前途与世界命运的忧思成为作品的灵魂，他们的作品灌注着激越的人类人道主义精神与情感，具有全人类思维的鲜明特征。人们从中可以悟出具有永恒价值的哲理——人的本质、人的使命，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谛，等等。在苏联当代文坛，尽管存有弘扬理性精神贬抑感性具象之现象，但从整体观照，苏联作家作品的理性意识与感性特点并不相互排斥，社会性与艺术性并没有失之交臂，涌现出一批表现崇高理性又有鲜明感性的文学作品。20 世纪下半期的苏联作家向世人奉献出辛勤经营的艺术成果，提供了一种思考的生存模式与精神的生态景观，不仅启迪人们去观察世界和理解人生，而且引导人们创建人类的美好未来。

20 世纪下半期苏联作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具有超越时空的特征，呈现出世界性和未来性。苏联作家的思维观念表现出空前的超越性，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来临：我们都是地球人，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与姐妹！“人类思维”支撑着他们建构文学大厦，他们力图以自己的作品昭示人们致力于为人类谋幸福的精神，他们认为文学的使命与责任就是培养具有“人类思维”倾向的地球人，他们立足于民族国家生活的土壤，面向世界，将注意的焦点集中于那些关系到今天整个人类生死存亡的“全球性”的根本问题，在世界范围和人类几千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来思考 20 世纪末期以及未来人类的前途和世界的命运，在文化与哲学意识的境界上，不断探索宇宙存在的奥秘，寻求人类精神的相通性，在个性化的艺术中体现出更多的世界性意义，苏联当代作家在世界艺苑创建了永恒的辉煌。



目 录

CONTENTS

代序：作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	1
----------------------	---

上编 文学整体观

一、苏联文学的“人类思维”倾向	3
(一) 辛勤构筑精神家园	4
(二) 热切呼唤世界和平	8
(三) 执著追求“天人合一”	11
二、民族精神文化的师承与拓展	17
(一) 国家“遵命文学”与地球公民责任	18
(二) 民族现实关注与人类终极关怀	21
三、体现先进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文学	27
(一) “世界文学”，新的审美诠释	27
(二) 审美内容的人类性	30
(三) 审美艺术的多元化	36
四、和谐为美：文学审美之境界	40
(一) 人与社会的共生美	41
(二) 人与人的亲和美	43
(三) 人与自然的“谐振”美	45
(四) 自我心灵的崇高美	47



五、“类存在”意识，宗教，人类人道主义	51
(一) “类存在”意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51
(二) 宗教？人类人道主义？	58
(三) 传统宗教的现代思考	64
六、“天人合一”的现代性与全球性	69
(一) 中西方审美意识交响曲	70
(二) “天人合一”：现世关注与终极关怀	73
(三) 全球视觉下的“天人合一”	77
七、精神守望：苏联作家的执著	81
(一) “杞人忧天”，自觉选择	81
(二) 道德“审判”，心灵警示	85
(三) 求索艰辛，悲怆永恒	90
八、追求和平：战争文学的主旋律	94
(一) 历史战争的深沉反思	94
(二) 未来和平途径的热切求索	101
九、人类艺苑一道亮丽的自然生态景观	105
(一) 深刻全面的生态智慧	105
(二) 人性的深层挺进	109
(三) 巧绘自然形象	115
十、变革时期的苏联当代文学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119
(一) 社会：动荡变革	119



(二) 作家: 开拓创新	124
(三) 文学: 新生希望	130

下编 作家作品论

一、艾特玛托夫: 20 世纪世界文学泰斗	137
(一) 超越时代的艺术思维	137
(二) 探索开拓的文学之旅	150
二、邦达列夫: 融人类意识于艺术画面之巧匠	160
(一) 全球性的理性思考	161
(二) 形象与智性的有机融合	167
三、阿斯塔菲耶夫: 现代人类“田园牧歌”的热情歌手	176
(一) 彩绘恬静清新的自然	177
(二) 讴歌纯真甜美的人间	180
(三) 追寻人与自然契合之境界	183
四、叶甫图申科: 用心灵与世界对话的诗人	188
(一) 悲怆的“水彩画”	191
(二) 悠扬的爱的乐章	198
五、瓦西里耶夫: 创造战争文学人性美的能手	204
(一) 塑造“准军人”	205
(二) 揭示和平心愿	209
(三) 淡化战争色彩	212



六、拉斯普京：人类精神家园的辛勤园丁	217
(一) 故土，人类生命之根基	218
(二) 良心，人类精神之本源	225
七、冈察尔：巧绘人间“圣母”与“朝霞”的画家	232
(一) 慈祥的“圣母”	233
(二) 火红的“朝霞”	238
(三) 神秘莫测的“路”	241
八、顿巴泽：人生永恒规律的苦寻者	246
(一) 时代的心灵悲剧——“心肌梗塞”	247
(二) 人生的永恒规律——“灵魂不朽”	251
九、卡里姆：高擎现代理性火把的“普罗米修斯”	257
(一) “漫长的童年”	258
(二) “把自己造就成人”	262
十、格拉宁：为“美”请命的使者	270
(一) “美”的历程	271
(二) “美”的灵魂	274
后 记	281



上 编



wenxue zhengtiguan

文学整体观

